

由于母亲倪桂贞的病体，一到冬季就需要中药调理，因此，再一次需要回到上海去就医。又因为大姐宋蔼龄刚结婚不久，因此，照顾母亲的任务，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宋庆龄的肩上。

于是，1914年11月，宋庆龄不得不向孙中山先生告假，与母亲、姐姐一起，再次回到了中国上海。

分别，让彼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。

应该说，这次宋庆龄离开孙中山回上海，对于两人，心里的感觉都非比从前了。特别是对于孙中山来说，失去了宋庆龄的协助，连最简单的信件回复工作，也变得复杂而又无暇顾及了。

“先生，您的信。”某一日，房东拿着邮差刚刚送来的几封信，敲开了孙中山的房门。

门开时，一股烟雾冲出来，呛得房东急剧地咳嗽了起来。咳咳——，“您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房东一边咳嗽，一边将手中的信递给孙中山问。烟雾缭绕间，只见孙中山两眼通红，眼窝深陷。

“我在给朋友们写回信。”孙中山回答房东的问话，明显地，情绪有些低落。

接过房东递过的信，孙中山又接着说：“你也看到了，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。我先前的两位秘书，是两姐妹，姐姐宋蔼龄女士刚结婚，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。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了。”

房东这才注意到，是有好多天不见那两位漂亮的姐妹登门了。此前，每相隔几天，至少会有一个人来协助先生工作的。

“哦——噢——，英文秘书不在，您的私人信件又多，我见您近几个月来又十分忙碌，想必来信不能一一回复喽，”房东理解地点点头。



宋庆龄和宋美龄在上海家中的合影。

“不过，恕我直言，”审视着孙中山的房东话锋一转，“您，是不是患了相思病？”

突然地被房东提问，孙中山被人看穿了心坎深处的秘密似的，不由得羞红了脸。他赶紧低下头，半晌无语。

孙中山心里暗想：是啊！人到中年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和年轻人一样，寝食难安，彻夜不眠了呢？

终于，孙中山略显羞涩，然而却是肯定地向房东作了回答，只听他说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忘不了庆龄，遇到她以后，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，知道了恋爱的甘苦。”

房东理解地拍拍孙中山的肩，“那就更要好好注意身体喽”，然后，告辞退出了房间。

这懵懂的情愫哟！让孙中山这位刚铁汉子，忘却了自己的年龄。

“不行，我必须得写一封信，写给远在上海的庆龄。”孙中山将心动变成行动。于是，一封挂号邮件，11月29日，自日本东京飞往中国上海。

这一天，信到了宋庆龄的手里。看着信封上那一行熟悉的来信地址，宋庆龄的心，跳得急促了。她将信久久地按在胸口，并没有马上打开。

宋庆龄一直把孙中山看作是民族英雄，这样的大英雄在百忙之中亲笔给她写信，她真的好激动啊！

待心情稍有平静之后，宋庆龄拆开了信，并一字一句地在心中默读。

孙中山在信中，满满的是关心和鼓励的话语，这使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逐渐加深了。

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来信，不知不觉中，她的心，已经被他牢牢地吸引了。虽然还很懵懂，但是，情窦初开的宋庆龄知道：这应该就是恋爱的滋味。

在无尽的相思中，1915年到了。

1月31日，宋庆龄在上海接晤了孙中山自日本派来的朱卓文父女两人。

朱卓文是孙中山的老乡、好友加追随者，曾在孙中山任职民国代总统期间的南京总统府庶务司司长。而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，还是宋庆龄少时的朋友。

有他们父女前来当特使，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关心更加贴切而直接，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也更加顺畅了。

初次见面，宋庆龄就向朱卓文表达了她极愿效力党事，且急盼党事之成的决心。听了宋庆龄的表态之后，朱卓文便放心地向宋庆龄转达了孙中山的请求。

“孙总理让我请问您，能否在您闲暇的时间，在上海，帮助他整理书稿？那是一些革命所需的资料。”朱卓文说。

“当然可以。正在为因家事不能为革命工作而忧心，由此能忠孝两全，真是太好了！需要我做什么？请分配工作吧。”宋庆龄高兴地回答，并迫切地想开始工作了。

朱卓文办事很是利索。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之后，他立即在他家的隔邻布置了一房，为宋庆龄的办事处。此房非常清静，宋庆龄非常满意。朱卓文再将孙中山的书稿在通运搬回，有零星四散不全的，又购买了数箱，重新编号，并且将这些书放进了布置好的办事处备用。

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宋庆龄就按照约定，每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前来办事处。当然，为了不让病中的母亲替她忧心，她向母亲说明的理由是来教朱卓文的女儿——儿时的好友慕菲雅英文的。母亲本就开明，这样的事儿自然不会反对。就这样，相隔两地，鸿雁传书，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人，努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工作着……

啊！空间的距离怎么能阻挡，这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生发出的忘记了年龄的情愫哟！

08. 兴奋，快乐默契的同游

1915年3月17日，虽然是个很普通的日子，但对于孙中山来说，却是快乐无比的，因为，就在这一天，宋庆龄由上海返回了日本。

当宋庆龄到达东京火车站时，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翘首以盼的孙中山。那一刻，宋庆龄22岁的、青春的心，醉了。

两人一同乘汽车回到了孙中山的寓所。书桌上，堆满了需要回复的信件，无暇述说别后离情，宋庆龄就立即埋头于工作之中了。

怜爱地看着宋庆龄忙碌着的身影，有那么一刻，孙中山感觉很不真实，他怕这又是他的幻觉。他甩甩头，揉揉眼，还暗暗地掐了自己一下，最后，他确定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孙中山安心了。此时，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、多余的。

如果必须得说一句，孙中山只想说：“有庆龄在，真好！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有宋庆龄这个英文秘书在身边协助工作，孙中山觉得一切都变得顺畅了。

3月18日，上午10时5分，宋庆龄同父亲宋嘉树到孙中山寓所访问。三人一起交谈，气氛是热烈的，直至下午，父女两人才告辞而回。

3月21日，上午9时50分，宋庆龄又同父亲宋嘉树到孙中山寓所访问，一起在房间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11时，三人从寓所出来，来到至芝公园散步。散步之后，宋嘉树先行告辞。下午5时7分，宋庆龄又单独陪同孙中山乘车来到了青山练兵场，直到晚9时30分，她才完成一天的工作离去。

3月22日，宋庆龄与父亲宋嘉树、头山满的女儿岩生等人，随同孙中山赴静冈县热海。一行人晚宿樋口饭店。饭后，宋庆龄与头山满的女儿岩生，随同孙中山又看望了因病在此休养的革命同志张仁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宋庆龄一直随孙中山在热海。27日，宋嘉树偕头山满的女儿岩生先期返回东京，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因为公务，直到31日方回。

4月10日，下午陪同孙中山乘车去向岛、上野、青山一带游览，同行的还有戴天仇、张如霞等人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伙人是来游山玩水的，可是，宋庆龄知道，游览只是幌子，探讨、研究如何开展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，才是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，青山绿水给了革命者最好的掩护。

结婚后的大姐宋蔼龄于4月中旬来到了日本，孙中山和宋庆龄亲自去新桥和东京车站，迎接从神户来的宋蔼龄，但没有接到。

接下来，整个4月中、下旬，因为革命事务的繁忙，宋氏父女三人又一起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，参与了孙中山与黄实、陈其美等人的议事与交谈。